

中华传统文化
随谈

陈引驰 著

云南
人民出版社

大千世界

佛教文学



中华传统文化随谈

大千世界

佛教文学



陈引驰 著

云南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例引故事以阐经文” / 1
本生经与印度故事 / 8
宗教色彩与民间趣味 / 14
“会意”“敌对”与“信”“达”“雅” / 21
“身不出家心出家” / 27
鹅笼、鹦鹉与肢解 / 33
轮回、报应与地狱 / 43
“至过江佛理尤盛” / 51
“未必不是大乘的精义” / 57
山水诗兴起与佛家之理路 / 62
自己的历险与听来的传奇 / 71
“采取佛书方式而为之” / 76
梵语歌赞与永明诗律 / 82
唐代文士的佛教氛围 / 91
禅宗故事的敷衍演进 / 98
“诗佛”王维 / 102
谈禅与写景 / 113
“金粟如来是后身” / 118
从《黔之驴》的来历说起 / 127

“毗耶长者白尚书” / 135
建立儒家道统的背后 / 142
寺院、壁画与诗歌 / 149
“烈士池”到《杜子春》 / 163
王梵志与《好了歌》 / 173
寒山的两个世界 / 186
变文 变相 变场 / 202
韵散交错与佛俗题材 / 211
诗僧的出现 / 219
《琴诗》及梦幻意识 / 226
玄奘到唐僧与悟空的来历 / 236
斗法 须菩提色欲诱惑 / 247
“灵山只在汝心头” / 254
童心、自性与庄学 / 261
“看破的遁入空门” / 269
“每凭定力摄诗魂” / 277
“曼殊真是一个怪人” / 282
“尚留微命作诗僧” / 287

“例引故事以阐经文”

与任何宗教一样，佛教从它产生之初，就存在着传布的问题。我们知道，佛教的成立有待于佛、法、僧三者的并存。当佛陀悟道之后，前二者已经具备，所缺的便只是信众了；而信众的聚集则需传教活动的招致。

当初，佛教说法是以口头形式为主的，在释迦牟尼生前，并没有什么文字形式的经本传世。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佛经，据说都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由其弟子们记忆、诵出，经认可后才确定下来的；这些经典在公元前后才形成文字形式的本子，在此之前，它们仍然是通过口耳相传的。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情形。释迦牟尼的堂弟阿难，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以“多闻”著称，正是他在释迦牟尼圆寂后诵出经藏的；我们今天打开佛经，往往见到“如是我闻”这四个字，那就是阿难最早念出来的，意思是“我就是听佛这么说的”，以表明自己所诵出的经文之可靠。但他在老年时有一次听到小和尚在念一首诗偈：

人生活百岁，不见水潦鹤。

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见之。

阿难当即对小和尚指出：你念得不对，应该是：

“例引故事 以阐经文”

人生活百岁，不解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而能了解之。

小和尚一听，和平日所习学的不一样，就去报告老和尚；老和尚很为不屑地说：“别听阿难乱说，他老糊涂了。”阿难气得不行，觉得佛法竟然被歪曲成这样，实在是太糟糕了，便跑去圆寂了。

这个故事说明佛教教义的传播最初是通过口耳传布的，并因此而易于发生讹变。它让我们很容易想起中国古时候一则与此类似的有关误读经典的笑话：“都都平章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西湖游览志余》）

虽然有上面念歪了经的例子，但佛教的传法活动从历史上看，是相当成功的。而佛教的口头传教活动，之所以能成功地吸引信众，文学手段之运用是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从佛陀开始就有了一个文学性的说法传统。

在佛教的历史上，释迦牟尼可谓是一位演说大师，为了明白流畅地说明道理，佛陀说法往往援引譬喻、故事。《中阿含经》中有一篇《箭喻经》，其中记载的佛陀答问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有人问释迦牟尼：“世有常，世无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对这样的玄远的问题，释迦牟尼以一个譬喻回答：

犹如有人身被毒箭，因毒箭故，受极重苦。彼有亲族，怜念愍伤，为求利义，饶益安隐，便求箭医。然彼人者，方

作是念：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彼人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为长、短、粗、细？为黑、白、不黑不白？为刹利族、梵志、居士、工师族？为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彼弓，为柘、为桑、为槐、为角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弓扎，彼为是牛筋、为犐鹿筋、为是丝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弓色，为黑、为白、为赤、为黄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弓弦，为筋、为丝、为纆、为麻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箭竿，为木、为竹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箭缠，为是牛筋、为犐鹿筋、为是丝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箭羽，为鸚鵡毛、为雕鹞毛、为鷩鸡毛、为鹤毛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箭镞，为齐、为铍、为矛、为铍刀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箭镞师，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为长、短、粗、细？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彼人竟不得知，于其中间而命终也。

意思即是，对现实的人生问题，应该取务实而面向现世的态度，如果在身中毒箭的时刻不顾救治的紧急，却一意追究射箭人是谁、他的形貌如何、弓和箭是用什么做的等等迂远而不切实际的答案，那实在的生命倒会陷入危险之中了。释迦牟尼以一个巧妙的譬喻化解了玄远而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记录早期佛教教说的巴利文《经集》中，有许多带有主动比喻的句子，比如《蛇品》的《犀牛角经》讲到独自出家修行情形：

就象鹿儿不受羁绊，在林中随意觅食，聪明人追求自由，让他象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犹如一头魁伟的花斑大象离开象群，在林中随意生活，让他象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抛弃在家人的标志，犹如波利质多树抛弃树叶，穿上黄色袈

“例引故事 以阐经文”

裘出家，让他象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

犹如狮子不怕声响，风儿不怕罗网，莲花不怕污水，让他象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

这样的句子竟可排比至四十之多，其生动而繁复可见一斑。

释迦牟尼开创的说法传统延续甚久，据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八：

佛去世后一百年中，……五天竺有五大论师，喻如日出，明导世间。名日出者，以似于日，亦名譬喻师……集诸奇事。

这算是小乘佛教时期，文学性说法活动绵延不绝的证明。

到了大乘佛教时期，佛教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佛经的篇幅也趋于宏富，而譬喻说理仍然是其能事。如《妙法莲花经》的《方便品》就自道其方法说：“我以种种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佛法。”这部经典为中国士大夫所熟读，其中的“火宅”、“化城”、“凿井”、“穷子”、“草药”等譬喻最为有名。《譬喻品》的“火宅”喻，是非常有名的段落：

若国邑聚落，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童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多诸人众，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阁朽故，墙壁颓败，柱根腐败，梁栋倾危。周匝俱时，倏然火起，焚烧舍宅。

长者诸子，若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

长者见是大火，从四面起，即大惊怖，而作是念：“我

虽能于此所烧之门，安稳得出；而诸子等，于火宅内，乐着嬉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火来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厌患，无求出意。”是长者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当以衣裓，若以几案，从舍出之。”复更思惟：“是舍唯有一门，而复狭小。诸子幼稚，未有所识，恋着戏处，或当堕落，为火所烧。我当为说畏怖之事。此舍已烧，宜时疾出，无令为火之所烧害。”

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诸子：“汝等速出！”父虽怜愍，善言诱喻，而诸子等，乐着嬉戏，不肯信受；不惊不畏，了无出心。亦复不知，何者是火，何者为舍，云何为失；但东西走戏，视父而已。

尔时，长者即作是念：“舍已为大火所烧，我及诸子，若不时出，必为所焚。我今当设方便，令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情必乐着，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忧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于此火宅，宜速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与汝。”

尔时诸子，闻父所说，珍玩之物，适其愿故，心各勇锐，互相推排，竞共驰走，争出火宅。

是时长者，见诸子等，安稳得出，皆于四衢道中，露地而坐，无复障碍，其心泰然，欢喜踊跃。

时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许，玩好之具，羊车，鹿车，牛车，愿时赐与。”尔时长者，各赐与诸子等一大车。其车高广，众宝庄校，周匝栏楯，四面悬铃。有于其上，张设幘盖，亦以珍奇杂宝而严饰之。宝绳交络，垂诸华鬘。重敷婉筵，安置丹枕。驾以白牛，肤色充洁，形体姝好，有大

“例引故事 以阐经文”

筋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风，有多仆从而侍卫之。所以者何？是大长者，财富无量，种种诸藏，悉皆充溢，而作是念：“我财物无极，不应以下劣小车，与诸子等。今此幼童，皆是吾子，爱无偏党。我有如是七宝大车，其数无量，应当等心，各各与之，不宜差别。所以者何？以我此物，周给一国，犹尚不匮，何况诸子？”是时诸子，各乘大车，得未曾有，非本所望。

佛教教团规定戒律时，原来就多是随机设教的，所以除经藏外，律藏中也往往借譬喻明理。如“水中救月”既见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二十，也见于《摩诃僧祇律》卷七，今录前者如下：

乃在古昔，有一闲静林野之处，有群猕猴游住。于此时，诸猕猴游行，渐至一井，乃观井底，见彼月影。既见月已，诣猴王处，自言：“大王应知，其月见堕井中，我等今应速往拔出，依旧安置。”是诸猿猴，咸赞言善，便相议曰：“云何方便，可能拔月？”其中或云：“不须余计，我等连肱为索，而拔出之。”时一猕猴，在井树上攀枝而住，其余一一次第以手相接。猕猴既多，树枝低下欲折。时彼最下近水之者，揽水觅月；由水混故，月便不现，树枝便折，一时堕水，被溺而死。

陈寅恪先生在《论语疏证序》里提到佛经的经、律部分多譬喻故事，而论藏中极少。但有些论部著作则同样是充满了有趣的譬喻故事，如龙树的《大智度论》在批评“顽空”观点时就言及田舍人食盐之事，这则令人发噱的寓言在佛教的寓言宝藏《百喻经》也被采录了：

昔有愚人，至于他家。主人与食，嫌淡无味。主人闻已，更为益盐。既得盐美，便自念言：“所以美者，缘有盐故，少有尚尔，况复多也！”愚人无智，便食空盐，食已口爽，返为其害。

在印度形成的譬喻说法传统，不仅在原始佛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的历史时间向度上延续，它也在空间上拓展传布。我们不妨以《贤愚经》的成书为例。据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九：

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闐大寺，遇般遮于瑟之会。“般遮于瑟”者，汉言“五年一切大众集”也。三藏诸学，各弘法宝，说经讲律，依业而教。学等八僧，随缘分听。于是竞习胡音，折以汉义，精思通译，各书所闻。还至高昌，乃集为一部。

陈寅恪因此事例而立论，以为此即印度讲经的正统，而后流衍至中亚：

《贤愚经》者，本当时昙学等八僧听讲之笔记也。今检其内容，乃一杂集印度故事之书。以此推之，可知当时中亚细亚说经，例引故事以阐经文。此风盖导源於天竺，后涉及于东方。故今大藏中《法句譬喻经》等之体制，实印度人所释佛典之正宗。（《金明馆丛稿二编·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

照陈先生的意见，讲说文学性的故事以喻指教义乃是讲经的正途；可见佛经的文学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特性了。

本生经与印度故事

佛教的文学性说法传统广引譬喻、故事，有些出于释迦牟尼与历代僧人的智慧创造，而相当一部分原来就取自于印度的民间创作，所以，佛经中实际包含了许多民间故事。可以说，佛教经典是印度民间文学不可或缺的载体之一，是保存印度民间文学的一大渊薮。

在佛教经典之中，本生经是非常具有文学性的一类。所谓本生经，即叙述释迦牟尼往世经历的经典。《大般涅槃经》卷十五解释道：

如佛世尊，本为菩萨，修诸苦行。所谓比丘当知，我于过去，作鹿作黑，作麋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

在保存较为完整的巴利文本本生经中，有五百四十七个本生故事。而汉译佛典中没有类似的整本的本生经，至于存有较多本生故事的经典有这么一些：《六度集经》、《生经》、《贤愚经》、《菩萨本生鬘论》、《菩萨本行经》等。这些经典中的本生故事许多是大同小异的，不少互相重复。比如下面这个故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且转译如下：

过去很久的时候，有一只猴子，生活在树上，吃果子饮清水，心怀慈悲。它与一只鳖为友，非常友善，互相敬慕。鳖常常来找猴子，它们一同饮食谈话，十分相得。

母鳖见丈夫经常出去，以为它在外面淫荡野混，就问它：“你老要往外边跑，是不是在沾花惹草啊？”公鳖于是告诉它说：“我和一只猴子交上了朋友，它非常聪明，懂得许多道理，我们在一起只是谈论正理，没有什么别的事儿。”

母鳖不信，心中盘算：“那猴子老是这样引诱我丈夫出去，得想一个办法，把它除掉，才会太平。”于是，它便装作病得很厉害的样子，医生来诊断治病，都没有效果。母鳖对丈夫说：“其实用不着请医生吃药，我的病虽然严重，但只要得着你那位猴子朋友的肝给我吃下，就没事儿了。”公鳖一听，便表示难以接受：“猴子是我的好朋友，性命相托，怎么可以害它来救你呢？”母鳖答道：“现在我们是夫妇，是一体，你倒不顾念，反而护着猴子，实在不讲情意！”

在母鳖的逼迫之下，公鳖只好去找猴子，对它说：“我好多次来你这儿了，是不是请你也屈驾来我家一次？今天我打算请你去寒舍吃饭。”猴子问：“我住在陆地，而你住在水里，我怎么跟你走呢？”鳖说：“那容易，我来背你去吧！”猴子答应了，于是鳖便背着猴子下了水。

走到中途，鳖对猴子说：“你知道吗？我今天来请你，其实是为了我太太，她病得很厉害，想吃你的肝治病的。”猴子听后急忙说：“啊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我的肝挂在树上了，没有带来。不如让我回去取来，再跟你去你家。”等鳖将猴子放回岸上，猴子一下就跳上树去，非常高兴的样子。鳖问：“你快去把肝取来，我们一同去我家吧。怎么反而跑上树去蹦蹦跳跳，这是干什么呀？”猴子笑道：“世界上没有比你更愚蠢的了！那有肝挂在树上的道理？我们既然作朋友，就应该性命相托；而你却图谋害我性命！从今以后，

本生经与 印度故事

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吧！”

这是见于《生经》的一则，到了《佛本行集经》中便成为猴子与虬的故事了，而在巴利文本的本生经中主角则是猴子与鳄鱼。

本生经的基本结构是由现在回溯往生，最后点明往生各个角色与现在人物的因缘关系。正是在叙述往生事迹时，佛经中所记载的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实际是取材于印度民间文学的。这些出于民间的故事为佛教大师们吸取，被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结合进了佛经之中。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都听说过步步生莲花的事儿，在《南史》中记载南齐的东昏侯萧宝卷以片片金子作成莲花状，让自己的宠妃潘玉儿走在上面，犹如莲花生于足下。这个美丽的场景其实受到佛教的启示。《杂宝藏经》中有《莲花夫人缘》，说有一次，佛陀在舍卫国对众人说要敬重父母，僧众就问佛陀：“如果不敬父母，那会怎样呢？”于是佛陀就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雪山边有一位仙人，叫提婆延，是一个婆罗门。他常在石头上小便，结果精气流入石缝间，被一只雌鹿舔到了，便怀上了孕。足月后生下一位女孩子，非常美丽，周身花朵团团围绕。仙人知道这是自己的女儿，便收养下来悉心照料。女孩儿长大后，能够走路了，足迹所到之处，都会即刻生出莲花来。

按照当时婆罗门的规矩，晚上也一定要点灯。但有一回，火却熄灭了，女孩儿就到邻居家讨要火种。邻居见她足迹所到处朵朵莲花，就对她说：“你如果绕着我屋子走七圈，我就给你火种。”女孩子只得照着走了七圈，而后取了火种

便回家了。

这屋外的七圈莲花，碰巧被外出游猎的乌提延王见到了，大为惊讶，于是追寻到仙人的住处。而当他一见到那女孩子端庄秀丽，心生爱慕，便对仙人说：“把这女孩子给我罢！”提婆延对国王说：“她可是会生出五百个儿子的啊。”

于是这位鹿儿生的女儿便成为国王五百后宫中最受宠爱的一位了。这引起了国王的大夫人的嫉妒，心想：“现在她已经深受国王宠爱，如果再生下五百个儿子，更要了不得啦！”不久，鹿女生下五百个蛋，装在箱子里面。大夫人想办法将五百个蛋换成了五百个面团，将蛋统统封在一只箱子里，抛入恒河中。大王问大夫人：“她生的是啥呀？”“全是面团。”大王听说，想：“仙人真是胡说八道！”于是就除去了鹿女的夫人封号，打入冷宫。

再说那时，恒河下游的萨耽菩王正与众宫女在岸边玩，见有箱子顺流漂来，就将它取为己有。那些蛋纷纷自己绽开，中间各坐着一个男孩子，容貌端正，长大后都有大力气，成为大力士。

乌提延王常常向萨耽菩王索取贡品，萨耽菩王很是忧愁。那五百位儿子问他：

“父王你为什么忧愁呢？”

“哎，我现在被人欺负啊！”

“是谁敢欺负你呢？”

“是乌提延王常常来向我索取贡品啊。”

儿子们听了，说：“阎浮提的一切国王，我们都能让他来贡献物品，父王何必向他进贡呢？”

于是五百男儿便进发来讨伐乌提延王。乌提延王心中害

本生经与 印度故事

怕：“来一个力士都对付不了，何况是五百位呢？”于是他想起了仙人提婆延，便跑去问他：“现在国家遇到大灾祸了，你有什么办法吗？”仙人听了事情的原委，便答到：

“你回去问问莲花夫人吧！她有办法退敌的。”

“她怎么能行？”

“你不知道，那五百力士，都是你与莲花夫人的儿子啊！因为你那位大夫人的嫉妒，所以把莲花夫人生的儿子都扔到恒河里去了。大王你只要让莲花夫人坐在大象上，她就自有办法退敌的。”

乌提延王照仙人的指教，回去向莲花夫人赔罪，而后让她身着盛装，端坐于大白象之上，坐镇于军阵之前。当五百力士正要举弓放箭之时，他们的手却直挺挺地无法弯曲。这时，仙人飞来，在空中对力士们说：“千万别动手，否则要下地狱的！这大王和夫人，实是你们的父母！”莲花夫人挤按乳房，两乳各涌出二百五十支乳汁，分别喷入众力士之口。于是他们向父母忏悔，生惭愧之心，得以悟道。

在讲了这个故事之后，佛陀指明：“那时的仙人，就是我。当时，我拦住他们，不让他们对父母作恶。”这样，莲花夫人的故事就进入了佛经本生经的结构框架之中，成为经典的一部分。

但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民间故事，且流传极为绵久。在汉译佛典中，早在三国时吴的康僧会所译《六度集经》中就有此故事，而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和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里也都记有这个他们在印度当地听到的类似故事。后来的《水经注》等中国典籍也写到此事。梁代的任昉著《述异记》，其中有一鹿生女的逸闻，或许也是受到这个见于佛

典的故事的影响，因为梁时宝唱等受命所编的《经律异相》中也收入了这个故事，而这事儿应该为当时文士所知。